

韦日比茨卡文化脚本思想阐释

叶其松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文化脚本是波兰裔语义学家韦日比茨卡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它指用自然语义元语言描写的一套价值观念和准则。本文分析韦日比茨卡的语言文化观,论述自然语义元语言的理论来源、语义单子和词汇共相、普遍句法,分别描写英语‘angry₁’和‘angry₂’,俄语‘гневаться’和‘сердиться’的文化脚本,揭示其语义共性和差异。

关键词:文化脚本;文化观念;自然语义元语言;语义单子;词汇共相;普遍句法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是20世纪90年代波兰裔语义学家韦日比茨卡(Wierzbicka A.)提出的一种文化观念分析和比较的方法。“脚本”(script)原本是戏曲、电影艺术中使用的一个概念。《辞海》(第六版)(2010: 0910)将其解释为:“剧本的别称。一般指在排演过程使用的底本,也指歌剧、舞剧剧本中的文学部分。”此概念后来被借用到信息科学、人工智能、语篇自动分析、认知科学等领域之中。库布里亚科娃(Кубрякова E.C.)领导编写的《认知科学简明词典》(1997: 177)将“脚本”解释为:“存在于观念之中,是认识结构中的一类,是自然语言加工中完成特定任务的一种框架。”Каннова(2008), Голованова(2011)指出:在人的认识结构中,呈现观念的单位有意象(image)、图式(schemas)、概念(concept)、原型(prototype)、命题(proposition)、框架(frame)、脚本、格式塔(gestalt)等。其中,脚本被看成是动态呈现的框架,是在一定时空内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链条。

与上述学科对“脚本”的解释不同,韦日比茨卡将文化脚本理解为文化中特有的一套价值观念和准则。(Вежбицкая 2001: 123; Goddard, Wierzbicka 2007: 111)韦日比茨卡认为,这些规则和准则可以借助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简称NSM)加以描写。

2 韦日比茨卡的语言文化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罗常培在《语言和文化》一书开篇坦言: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涉及的范围很广博。(罗常培 1989: 1)这里的“广博”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和文化关系牵涉的学科众多,包括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另一方面,语言文化观同语言思维观、语言世界观、语言民族观等几个基本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即便在语言学内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仅是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洪堡特(Humboldt W. F.)、萨丕尔(Sapir E.)、沃尔夫(Whorf E.L.)等学者

认为，每一语言都体现语言使用者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可以研究人的思维。乔姆斯基（Chomsky N.）等人坚持语言天赋的观点，即人生来具有一套语言机制，它对于所有语言来说是共同的。

韦日比茨卡认为，社会生活和该社会所用语言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她数次以波兰语和英语为例对此加以验证。例如，波兰语中与饮食有关的词汇，例如 *bigos*（毕高斯，一种酸白菜炖肉汤），*barszcz*（红菜汤），*powidła*（粒子酱）等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而英语中也有 *marmalade*（橙子酱）这样具有特殊文化涵义的词。再如，英语的 *table*（桌子）一词对应 *stol* 和 *stolik*¹ 这两个波兰语词汇。再以动词为例，英语动词 *chase*（追赶）对应 *scigac* 和 *gonic* 两个波兰语动词，但它们都与前者有所区别；而波兰语动词 *przekonac* 也同时对应 *persuade*（说服）和 *convince*（使相信）两个英语动词，但这两个动词彼此有所区别且都不与前者完全等同。因此，带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词反映和传递不只是某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还有思维方式。波兰语词汇体现波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那么英语则有英语自身的文化假设和价值。韦日比茨卡的文化语言观可以概括为以下 5 个方面：“1）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集团中，人们说话方式不同，而且不仅限于词汇和语法。2）言语行为方式差异根深蒂固且构成系统。3）它们反映不同文化价值，它们是文化价值层级体系差异的‘基元’。4）语言集团特定的言语策略，单纯地从行为方面不能得以很好地描写（甚至解释）；实际上，它们是‘文化规则’这个内在系统的外在体现。我们将这些文化规则称为‘文化脚本’。要懂得一个社会的言语行为，应该弄清并清楚确定其隐含的文化脚本。5）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为避免带有‘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必须找到通用的、不受具体语言限制的比较基础。如果上文提到的‘规则’可以用‘词汇共相’来表示，这是能够实现的，因为词汇共相是在所有世界语言中词汇化的、人类通用的一组概念。”（Анна Вежбицкая 2001：159—160）

最后一点尤其值得强调。在韦日比茨卡看来，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发现民族特有的“文化脚本”，必须建立自然语义元语言。这种元语言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交集；另一方面，它是人类思想的内部语言。因此，它虽然没有声音系统，但却能通过任何语言的声音系统体现出来。只有借助这样的元语言，分析才能是客观的、清楚的、科学的。

3 自然语义元语言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核心

3.1 理论渊源

韦日比茨卡的自然语言元语言思想深受西方哲学，尤其是笛卡尔（Descartes R.）“天赋观念说”和莱布尼茨（Leibniz G.W.）“单子论”的影响。笛卡尔把“天赋观念”看成的一些基本原则、公理和概念等，包括：我思故我在；每一现象必有原因；结构不能大于它的原因；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观念；几何学的一些命题，如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笛卡尔认为，成为天赋观念必须具有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明白清晰的，人们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性。第二、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它们。（姚鹏 1985：67）在笛卡尔“天赋观念说”基础之上，莱布尼茨提出“单子论”。后者认为：“单子”指的是一些简单观念，是人类思维的最小单位。他在《单子论》一文中指出：“有一些单纯的观念，我们是不能给它们下定义的，也有一些公理和公设，总之有一些原始的原则，是不能证明的，也不需要证明。”（莱布尼茨 1981：482）“我们这里要说的单子不是别的，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单纯，就是没有部分的意思……在没有部分的地方，是不可能广延、形状、可分性的。这些单子就是自然的真正原子，总之就是事物的原素。”（同上：476—477）莱布尼茨还认为，确定语义单子不能靠人的内省，而应依据对词典释义的客观分析，从中找出那些不可再分的简单观念。

此外，韦日比茨卡也受到波兰、俄罗斯语言学家的直接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韦日比

茨卡听取语言学家博古斯拉夫斯基（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А.）在华沙大学主讲的《语言学基本原理》这门课程。博古斯拉夫斯基在课上提出一种方法，在哲学和语言学基础上确定一套普遍的语义原子和分子。（Гладкова 2009）“19世纪思想家的伟大理想无法在哲学中得以实现，因此被看成乌托邦。但博古斯拉夫斯基指出，如果从语言学而不是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出发，它可以实现。现代语言学（经验语言学也好，理论语言学也罢）的经验和巧妙能够重新解决概念单子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提到经验科学的日程上来。”（Анна Вежбицкая 2011: 32）1964年，韦日比茨卡在通过副博士答辩后，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访学半年，在那期间同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梅尔丘克（Мельчук И.）、热尔科夫斯基（Жолковский А.）、阿普列相（Аперсян Ю.）联系密切。因此，韦日比茨卡的自然语义元语言也受到莫斯科语义学派元语言思想的影响。

3.2 语义单子和词汇共相

自然语义元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语义单子（semantic primitives），它们代表人类思维中的一些基本观念。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从来源角度说，语义单子是天赋的。从认知角度说，它们是简单的、自明的，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最先掌握的，因此它们是无需定义的，而运用它们能描写更为复杂的观念。从语言角度说，它们能运用世界上的任何语言并能在具体语言中找到相应的名称。

韦日比茨卡在1972年最先提出了14个语义单子，后经过补充和修正，目前语义单子的数量为60余个。语义单子在具体语言中被赋予相应的语词形式，这被称为词汇共相（lexical universals）。这里“词汇”实际上是一个宽泛的观念，根据表达的需要，它可能是短语成分（phraseme）或者语素（morpheme）。它们的类别和构成如下：

	英语	汉语
实体 (substantives)	I, YOU SOMEONE SOMETHING/THING PEOPLE, BODY	我, 你 某(有)人 某(有)东西(事) 人们, 身体
关系词 (relational substantives)	KIND, PART	类, 部分
限定 (determiners)	THIS, OTHER/ELSE THE SAME	这个, 那个 同一个
数量 (quantifiers)	ONE, TWO MUCH/MANY SOME ALL	一, 二 (很)多 一些 所有
评价 (evaluators)	GOOD, BAD	好, 坏(不好)
描写 (descriptors)	BIG, SMALL	大, 小
心理述谓 (mental predicates)	THINK, KNOW, WANT FEEL, SEE, HEAR	想, 知道, 要 感觉, 看到, 听到
言语 (speech)	SAY, WORDS, TRUE	说, 词(字), 真
行为(事件、运动、接触) (actions, events, movements, contact)	DO, HAPPEN MOVE, TOUCH	做, 发生 动, 接触
地点、存在、拥有、特点 (location, existence, possession, specification)	BE [SOMEWHERE] THERE IS, HAVE BE [SOMEONE/SOMETHING]	在(某地) 有, 具有 是
生和死 (life and death)	LIVE, DIE	生, 死
时间 (time)	WHEN/TIME, NOW	何时(时间), 现在

	BEFORE, AFTER A LONG TIME A SHORT TIME FOR SOME TIME MOMENT	在……之前, 在……后面 久 一会儿 一段时间 一瞬
空间 (space)	WHERE/PLACE HERE ABOVE, BELOW FAR, NEAR SIDE, INSIDE	哪儿 (地方) 这 (里) 在……上面, 在……下面 远, 近 (旁)边, 在……里面
逻辑概念 (logical concepts)	NOT, MAYBE, CAN BECAUSE, IF	不 (没), 可能, 会 (能) 因为, 如果
程度 (intensifier, augmentor)	VERY, MORE	很, 更
相似 (similarity)	LIKE	像

用自然语言充当元语言需要克服的一个困难是词汇的多义性。例如, 作为语义单子的动词move既表示“移动”, 也表示“感动”:

- 1) I couldn't move. (我不能动了。)
- 2) Her words moved me. (她的话让我感动了。)

按照自然语义元语言, 只有表示“移动”的move被看成是语义单子。此外, 自然语义元语言允许一个基本意义在特定语言中有不止一种表达方式, 韦日比茨卡把这种情况称为“同义异词”(allollexes)或“同义异素”(allomorphs)。例如, 英语中I和me表示相同的基本意义, 它们是同义异词。同样, 汉语中的“不”和“没”也可以看成是同义异词, 因为两者表示的基本意义与not相同。

每个或每组语义单子都有其出现的典型语境, 韦日比茨卡将其称为“典型句子”(canonical sentences)。目前, 典型句子的数量达到150个, 以下实体是类语义单子的典型句子:

1. Who did it? (谁做了它?)
2. Someone took it. I don't know who. (有人拿了它。我不知道是谁。)
3.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
4. I did something bad. (我做了坏事。)
5.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6. This thing is big. (这东西大)
7. They are good people. (他们是好人。)
8. Many people don't know this.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9. Sometimes bad things happen to people. (有时坏事发生在人身上。)
10. The body of a man is not like the body of a woman. (男人的身体不像女人的身体。)
11. The stomach is part of the body. (胃是身体的一部分。)

3.3 普遍句法

在韦日比茨卡看来, 不仅存在一套普遍的天赋观念, 也存在“人类思维的句法”, 它同样是天赋的和普遍的。这套句法是简单观念或者说语义单子组合的结果。例如, 语义单子want和其他单子组合, 可以构成下列“句子”:

- a. I want this.
- b. someone wants something.
- c. someone wants to do/know/say something.

- d. someone wants someone else to do/know/say something.
- e. someone wants something to happen
- f. I want it very much.

普遍句法同样适用所有语言，也就是说，上述句子可以转换成汉语：

- 1) 我想要这个。
- 2) 有人想要某东西。
- 3) 有人想做/知道/说某事。
- 4) 有人想别人做/知道/说某事。
- 5) 有人想某事发生。
- 6) 我很想要它。

上述英语和汉语句子结构有些不同，这是由两种语言句法差异决定的，但结构差异无法否定它们语义的等同。

4 “怒”观念的跨文化分析和比较

4.1 作为人类基本情感观念的“怒”

“怒”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观念。美国心理学家普拉切克（Plutchik R.）指出：“上述所有学者都认同，有一些情感是主要的，他们列出的清单中最少包括三种，最多有11中，但大多数的说法是5到9种。有趣的是，像‘惧’（fear）、‘怒’（angry）这样的情感包括在所有人的清单中，‘忧’（sad）（或其同义词‘愁’，‘苦’，‘孤独’）也是如此，惟有两处例外。”（转引自Анна Вежбицкая 2001: 16）汉语中也大致如此。我国古代哲学、医学中就有七情的说法。“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七情者，喜、怒、哀、乐、惧、恶、欲七情也。”（《云笈七签》）“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也。”（《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尽管“七情”具体所指不尽相同，但“怒”是其中一种基本情感之一。

4.2 angry₁和angry₂

韦日比茨卡认为，每个情感观念都有自己的脚本。她认为英语中angry的不同义项分别具有下列脚本：（Anna Wierzbicka 2006: 88—89）

X was angry₁ (with Y)

- (a) X felt something because X thought something (X感到某事因为X想到某事)
- (b) sometimes a person thinks about someone (有时一个人想到某人):
- (c) “this person did something bad (这个人做了不好的事)
- (d) I don’t want this person to do things like this (我不想这个人做这样的事)
- (e) I want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of this” (因为这事我想做某事)
- (f) when this person thinks this, this person feels something bad (当这个人想到这事，这个感觉不好)
- (g) X felt something like this (X感到这样的事)
- (h) because X thought something like this (因为X想到这样的事)

X was angry₂ (at Y)

- (a) X felt something because X thought something (X感到某事因为X想到某事)
- (b) sometimes a person thinks (有时一个人想):
- (c) “something bad happened (不好的事发生了)
- (d) because someone did (didn’t do) something (因为某人做了（或没做）某事)
- (e) I don’t want things like this to happen (我不想这样的事发生)

- (f) I want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of this if I can” (如果能, 因为这事我想做某事)
- (g) when this person thinks this, this person feels something bad (当这个人想到这事, 这个感到不好)
- (h) X felt something like this (X感到这样的事)
- (i) because X thought something like this (因为X想到这样的事)

与此前的研究中, 韦日比茨卡是用一个脚本来描写观念angry的 (Анна Вежбицка 2001: 30)。近年来, 由于“angry at”这种用法的出现, 有必要X was angry₁ (with Y)和X was angry₁ (with Y)。类似angry at God (对天发怒), angry at their doctors (冲他们的医生发怒)等短语并不是指God或doctors做了坏事, 而是指发生了不好的事, 例如疾病, 而God或doctors不力救治。因此, 同angry₁相比, angry₂更难控制, 这体现在后者释义中的“I want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of this if I can” (如果能, 因为这事我想做某事)。

4.3 гнев и сердится

俄语中与angry对应的词是гнев, 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按照梅尔丘克和热尔科夫斯基的解释, гнев与angry的最大区别在于: 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 гнев被认为是“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основным этическим принципам” (与根本价值准则相抵触的), 换句话说, “怒”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 但这一点对于angry不是必须的。因此, гнев的自然语义元语言释义为:

- (a) X думает нечто вроде этого о ком-то (X想到关于某人与这事相似的一件事)
- (b)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сделал нечто плохое (这个人做了不好的事):
- (c) я этого не хочу (我不想这样)
- (d) если кто-то делает вроде этого, (如果某人做了这样的事)
это плохо (这不好)
- (e) из-за этого я хочу что-то сделать с Y-м (由于这事我想对Y做点什么)
- (f) из-за этого X чувствует нечто плохое (由于这事X感到不好)
- (g) как чувствуют люди, когда они думают нечто вроде этого (人们这样觉得, 当他们想到与这事相似的一件事时)

伊奥尔丹斯卡娅 (Иорданская, 转引自Анна Вежбицка 2001: 36) 将对动词сердиться做过如下解释:

A сердиться на C за B =

A находится в активно-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м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вызванном тем фактом, что: (A处于积极且负面的情感状态中, 它由以下事实引起)

1. A уверено 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события B, субъектом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лицо C (может совпадать с A) (A相信C完成了事件B (C可能与A是同一个人))
2. B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 для A (B让A不满意)
3. C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 для A из-за B (由于B, C让A不满意)
4. A хочет нечто сделать с C, чтобы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обытию B или его повторению (为了反对事件B或不让它再出现, A想对C做些什么)

此外, сердиться的语义中还包括以下要素: 1) 主体自己心中产生“怒”, 2) “怒”在主体行为中有明显体现。因此, сердиться的完整释义如下:

- (a) X думает нечто вроде этого о ком-то (X想到关于某人与这事相似的一件事)
- (b)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сделал нечто плохое (这个人做了不好的事):
- (c) я этого не хочу (我不想这样)
- (d) из-за этого я хочу что-то сделать с Y-м (由于这事我想对Y做点什么)
- (e) из-за этого X чувствует нечто плохое (由于这事X感到不好)
- (f) как чувствует люди, когда они думают нечто вроде этого (人们这样觉得, 当他们想

到与这事相似的一件事时)

(g) X думает это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X想此事一阵)

(h) из-за этого X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так чувствует (由于此事X一段时间这样觉得)

(i) другие люди могут знать об этом (其他人能知道此事)

(j) потому что X нечто делает из-за этого (因为由于此事X做某事)

(k) как делают люди, когда они чувствуют нечто вроде этого (人们这么做, 当他们感到与这事相似的一件事时)

5 结束语

语言学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语义单子。韦日比茨卡基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提出的自然语义元语言, 建立一套包括60多个语义单子的系统。这套方法受到俄罗斯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帕杜切娃(Падучева Е.В.)认为其研究足以称为一种“现象”。阿普列相指出: “我深信, 她的著作是世界语义学文献的典范。”(Апресян 2011: 13)文化脚本证明自然语义元语言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可以用来辨析多义词(angry₁和angry₂)、同义词(гневаться和сердиться)的语义共性和差异, 也能进行观念跨语言的分析 and 比较。

附注

1 stolik是stol的指小形式。

参考文献

- [1] Вежбицкая А.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культур через посредство лексики и прагмати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1.
- [2] Вежбицка 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универсалии и базисные концепты[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11.
- [3] Гладкова А.Н.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эмоции ценности, жизнен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9.
- [4] Говованова Е.И. Введение в когнитивн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учеб. Пособие[M].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Наука, 2011.
- [5] Каннова М.Н. Введение в когнитивную лингвистику: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M]. —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Изд-во РГУ им. И. Канта, 2008.
- [6] Кубрякова Е.С. Крат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огнитивных терминов[Z]. Москва: Филол. ф-т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1997.
- [7] Goddard C. and Wierzbicka A. Semantic primes and cultural script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Sharifian F., Palmer G. B. , Applied Cultural Linguistics: Implica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Amsterdam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2007.
- [8] Wierzbicka A. Emotion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versit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 [9]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 [10]莱布尼茨. 单子论[A].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 [11]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89
- [12]姚 鹏. 笛卡尔天赋观念说的基本内涵[J]. 哲学研究, 1985(6).

An Explanation of Wierzbicka's Thought of Cultural Script

Ye Qi-song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cript is raised by Polish semantist Anna Wierzbicka in the 1990s and it refers to a set of cultural notions and norms, which can be described in the terms of the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 This article explores Wierzbicka's idea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NSM theory and analyses its semantic primitives, lexical universals and universal syntax. This article ends up with 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script of English concept 'angry₁', 'angry₂', Russian concepts 'гневаться' and 'сердиться'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ir semantic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

Keywords: cultural script; cultural concept;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semantic primitives; lexical universals; universal syntax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认知语言学视阈下的中俄文化关键词比较研究（12C019）”

作者简介：叶其松（1980-），男，安徽霍山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语义学、术语学、词典学。

收稿日期：2015-08-25

[责任编辑：刘 锟]